

殷健灵“温暖”系列丛书

# 夏日和声

殷健灵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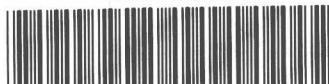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殷健灵「温暖」系列丛书

# 夏日和声

殷健灵 著



NLIC2970399622



凤凰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夏日和声 / 殷健灵著. —南京：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，  
2009.5  
(殷健灵“温暖”系列丛书)  
ISBN 978-7-5346-4649-2

I. 夏… II. 殷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64755号

书 名 殷健灵“温暖”系列丛书

——夏日和声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市湖南路1号210009)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210009)

苏少网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(扬州市蜀岗西路9号 225008)

开 本 890×114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5 插页 3

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4649-2

定 价 15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### 作者简介：

殷健灵，1971年10月生于上海，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法学学士、文学硕士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做过女性杂志主编，2003年起供职于《新民晚报》副刊部，为主任编辑。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现为上海作家协会理事。

18岁在《少年文艺》(上海)发表处女作，由诗歌起步，从此与儿童文学结缘。写作体裁涉及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评论等。

主要作品有：《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系列》(收入长篇小说《纸人》《哭泣精灵》《月亮茶馆里的童年》《轮子上的麦小麦》《橘子鱼》五种)，长篇幻想小说《风中之樱》，散文集《纯真季节》《记得那年花下》《听见萤火虫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青春密码》《一滴秘密的眼泪》，诗集《盛开的心情》等共计二百余万字。

曾获冰心图书奖大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(三次)、《巨人》中长篇儿童文学奖、新世纪儿童文学奖、首届政府出版奖提名奖、“第四届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”称号等。

## 自序

让过去过去，让未来到来

殷健灵

收在这个系列里的文字充满了意味。你跟着我重返青春年少时代，而我则故地重游、旧时再历，再度品尝到自己成长的滋味。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，无论是虚构还是真实，也无论是写给大人看的还是写给孩子看的，你在文字中读到的都是我——我真实的情感，我对成长的体悟、对童真的怀恋，以及对人生和未来的期冀与思考。

这个系列还原了我创作的真实面貌，从起点一直到现在，将近 20 年的痕迹都在这套书里零星呈现。虽然几个重要的长篇没有收入（比如《纸人》《月亮茶馆里的童年》《橘子鱼》《风中之樱》《轮子上的麦小麦》《哭泣精灵》等），但最早散文、最早的短篇小说都是头一回在这里集束。如果还能有一点欣慰的话，就是这些看似稚嫩的小说和散文让一些孩子在长大后仍然记取，事隔多年，他们辗转让我知道那些文字已经深深刻在他们心上。对一个写作

者来说，这是莫大的奖励。

编这套书的过程让人清醒，我看到自己一路上在追求什么，想给予读者什么。

我知道成长的过程从来不是单纯的。一个孩子长大着，活在纷繁芜杂的环境里，面对着变化中的自己，面对着神秘莫测的世界，探索着自己的身体，探索着内心，也探索着未知的人生。成长好快乐，成长也好辛苦。

儿童文学决不是编几个有趣的故事那么简单。总想，读着我的文字的孩子，能不能有所得到？能不能更加了解自己、爱自己？能不能被文字的美感浸润、感动？能不能从中窥测到博大的世界？

读着我的文字的大人，会不会心生共鸣？会不会唤醒你沉睡的情感和记忆？会不会重新发现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童年？

是的，读我的书的人，凭什么要把最宝贵的时间交付给我呢？

我始终不安地意识到要追求的还有很多，于是，写作的过程也变得如探险般丰富曲折。但一切又都是顺其自然的。就好像在果园里，我从各色果树上采摘下果子，储存起来以备过冬之需，也把我对孩子的爱意注入酒窖，一并储存、酝酿。

这个系列挑选了三种类型的作品。

第一种是长篇小说。说是长篇，但都不是什么鸿篇巨制，篇幅只在十万字上下，这个长度对青少年读者的阅读耐心来说大概刚刚合适。

《玻璃鸟》是我的长篇处女作，写作时的年龄不满24岁。那时有满腹的话儿需要倾吐，用一泻千里来比喻当时的创作状态并不为过。正如“玻璃鸟”的意象所表达的：敏感、脆弱、透明，欲飞而不能，一个人的成长也就是这

般美丽而胶着吧。这本长篇处女作出版十多年来不忍回头再看（因为担忧其生涩稚拙），竟也连续印行多次。直到这次重版，才从头至尾细心重读、修订。这是来自我内心最真实单纯的成长记录。

而另两部，《蜻蜓，蜻蜓》和《千万个明天》则属于最新创作，分别写于2007年和2008年下半年。它们都不再是单纯的记录，而是借不同的故事的躯壳，承载了我的成长所得。《蜻蜓，蜻蜓》是借留守孩子的故事背景，探讨关于爱的主题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得与失；《千万个明天》则更为丰富，无常人生中的错失与坚守、无望与希望、无奈与承受、爱与痛、逃避与担当……都尽在其中。

希望，我的故事能深入到读者的心里面。在失落的时候，被伤害、甚至被撕碎的时候，故事能够重新塑造你。我充当梦的制造者，制造我自己的梦，也制造你的梦。

### 第二种是中短篇小说。

我没有给小说署上日期，聪颖的读者也许可以大致猜到创作时间的远近。其中最早的可追溯到我的大学时期，距今已有十八年整。那时候关心的故事，现在依然在被人关心。而我关心的故事，在我之前很久很久，也早已被人关心。长大这点事大抵如此。成长，被我们每个人经历着，感受着，但每个人领受的方式、心境都是不同的，因此，才会有看似各个不同但本质却大致相同的故事。

在中短篇集《夏日和声》里，有两篇作品略为特殊。前些日子，我在整理早期的手稿时发现了两部没有发表过的中篇小说，改定后首次以《九月阳光》和《白鸽子的梦》为题在这里公开发表。说真的，我已经彻底忘记了有过这两篇小说的存在，重读时，有一点点惊诧，惊诧那里面带着浓浓的清朗光明的气息，这种气息和这个时代有一点点隔膜，却令我自己感到温暖和亲切。

第三种是散文和随笔。

和小说相比，散文和随笔无疑更加真实坦诚，你可以轻易地看到我的内心。这些文字按照内容和风格分辑：

第一辑散文均写于二十岁出头的时候，曾经在当时的《巨人》杂志连续集束刊登，因其“坦诚到令人害羞的地步”，虽然明显稚嫩，甚至带有习作痕迹，却仍受到业内外不少好评。当年成书后，更有小读者将其中段落摘抄珍藏，“孤独时大声朗读背诵，是成长期贴心的陪伴”。

第二、第三和第五辑取材于现在的心境、我的见闻与对过往的感悟。时代变得太快，但人性却十分稳定，几乎丝毫没变。对写作者而言，这是件好事。因为写时注入了真情，不管我写的是什么，重读时发现，时间一直停滞不前。

第四辑更像一些小品。每一则都是小故事，儿时游戏也好，听来的故事也好，短，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有趣味。

写儿童文学的人时常被问：“你早已远离年少时代，为何还钟情于写这些孩子们的事？”他们的潜台词也许是，儿童文学是“小儿科”的，是被忽视的。可是，你不知道，和儿童文学打交道日子越长，越能体会到这件事的好处。可以永葆年轻的心态啊，可以重新返回年少时光啊，这些都是，还有一样好处是我最痴迷的——能用我的成长经验让今天的孩子比我当年过得更好，少一点痛苦迷茫、孤单无助，多一点温暖陪伴、美好体验。

对我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。

殷健灵  
2009年1月 上海

# 目 录

## 短篇小说

-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夏日和声  | 1   |
| 比乐与军刀 | 22  |
| 初潮    | 36  |
| 过街地道  | 55  |
| 出逃    | 67  |
| 七年    | 85  |
| 画框里的猫 | 106 |
| 回家的路  | 125 |

## **中篇小说**

九月阳光 139

白鸽子的梦 187

我的财富（代后记） 231

## 夏日和声

### 1

我叫毕小胜，外号必胜客。不过，我还没尝过必胜客的滋味，那些给我取绰号的人也没有。只有妮子尝过。那次，她考了全班第一名，缠着她妈带她去了趟必胜客。据妮子说，很失望，就像撒了很多料的大饼，还不如街口摊子上的大饼好吃。

不明白为什么门口总有那么多人排队。妮子恍然地说。

尽管妮子说比萨饼不好吃，我们还是强迫她说出了有关比萨饼的种种信息，比如形状、厚薄、软硬、口味，以及坐在必胜客里的孩子说些什么话等等。关于这些，妮子都说得不错，但是她无法说清配料的种类，甚至连上面放

了什么蔬菜也说不清，只说可以拉出很长的有嚼劲的丝，有一点点酸酸的奶味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哈喇子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我马上想到了电视里的必胜客广告，那种五彩缤纷的装饰华丽的厚厚的面饼，切下一块的时候，就牵出一缕长长的丝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但是，这没有什么可耻，他们都不知道。

我们住在板泉街。板泉街的孩子不知道比萨饼的滋味没有什么可耻的，就像我们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一样。

我曾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，在八岁以前。先前我不在这里，先前我住在很远的乡村，和奶奶、妹妹在一起。奶奶老了，没力气种地，靠爸妈打工挣来的钱过日子。我们很穷，但是我很开心。下鱼塘捕鱼、捉虾，还有山上采不完的野果子。奶奶一直对我说，总有一天你要进城，以后做一个城里的孩子。我对奶奶的话无动于衷，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。直到八岁那年，我真的被爸妈接进了城。我要做一个城里的孩子了，可是我很伤心，扒着门框不肯走，因为要离开奶奶和妹妹了。奶奶也很伤心，她抹着老泪纵横的眼睛，像孩子一样哇哇地哭。

爸妈在这个大得没有边的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虽然它很破。板壁的墙，黑毛毡盖的顶，就像一个穿着松松垮垮的破衣服的醉汉。阳光很少照到我们的房子里来，都被

外面的高楼挡住了。不过，这没有什么关系，板泉街的房子都这样。茉莉的家是一节废弃的电车车厢。虽然已经锈迹斑斑，像生了满身的疮，我却认为它是板泉街最豪华的房子。顺带说一句，茉莉是我来这里以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我们一起在蓝鹰小学做了同学，她是个女的。

板泉街位于这个城的东北角，但是和这个城市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从我们的黑黢黢的小巷望出去，可以看见很多栋亮闪闪的高楼，在天光下闪着冰刀一样的光。到了晚上，霓虹灯把天空照得透亮，也照亮了我们这条陋巷。很少有生人来这里，偶尔有人闯入，脸上都会带有惶恐的表情，他们用很复杂的眼光打量我们，好像我们多长了一只手或者一个脑袋。不过，有一些黄头发的高个儿老外光顾这里，他们像好奇的小孩一样，端着照相机不停地“咔嚓咔嚓”，不过，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拿到过照片。

我爸妈都是收废品的，门口的废品堆得像小山。在我眼里，那是一座宝贝山。我经常在小山里捣腾，在那里见识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各种包装盒，有玩具的，也有文具的，我最感兴趣的是食品的包装盒，那上面往往残留着食物原来的气味，这种气味很诱人。我还从宝贝山里淘到了很多漂亮的包装纸，用来包我的课本。我送了好些给茉莉，她回送我一块米老鼠形状、有水果味儿的橡皮擦。

最高兴的事就是骑车，后座上载着茉莉。我在十岁的

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，车是爸爸的。我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，伸长腿就可以踩着踏板，我从来不坐在座垫上，而是站在踏板上骑。我把车骑得很顺溜，并且尽量让茉莉感到安全。我总是越骑越快，骑过破落狭长、坑坑洼洼的板泉街，骑过路口小巧端庄的“可的”24小时便利店、敦厚古朴的雷允上药店、永远微笑的慈祥的肯德基上校老头，一个个橱窗，一辆辆的汽车都经过了。如果路口有警察，就远远地把茉莉放下来，过了街口，再让茉莉坐上去。我们绕着附近的街区骑了一圈又一圈，骑得飞快，茉莉在我身后压抑地尖叫。

路边的人都朝我们看。在歪歪扭扭的板泉街上，我们一路地笑。

## 2

蓝鹰小学在这个城市东北角的西南角。这么说似乎有点费劲，但我找不到比这更确切的说法了。每天我总是沿着板泉街的西南方向走，步行四十分钟就可以到学校。说是步行，还包括跑、跳、腾挪等等动作，这一路走得很开心，因为身边有茉莉，还有可以一路踢过去的小石子儿。到了学校，我经常满身大汗，哪怕是在冬天。

蓝鹰小学说是学校，其实是一座旧厂房，被一圈破围墙围着。外面是乱糟糟的建筑工地。墙上的油漆脱落下来，

像蜕皮的老树。房顶上漏着风，呼呼的，我们好像在一艘大船里上课。学校里有八个老师，一百多个学生。他们和我一样，从偏远的乡村来，他们的父母都在这个城市里打工，做各种辛苦的工作。茉莉的爸爸开烟杂店，顾客都是板泉街上的人。妮子的妈妈是裁缝，在学校对面摆摊。菠萝的爸爸是修鞋摊的摊主，千层饼的爸爸在建筑队里干活，铲子的妈妈做着五户人家的保姆……我们用的课本是旧的，也没有操场和音乐教室，所以我们不上体育课和音乐课。

不过没关系，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喜欢踢球和唱歌。踢球和唱歌还用教吗？我喜欢齐达内，也喜欢周杰伦。

快使用双节棍/岩烧店的烟味弥漫隔壁是国术馆/  
店里面的妈妈桑茶道有三……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  
跟武当/干什么干什么呼吸吐纳自在/干什么干什么气  
沉丹田手心开/干什么干什么日行千里系沙袋/飞檐走  
壁莫奇怪去去就来……快使用双节棍哼/快使用双节棍  
哼/我用手刀防御哼/漂亮的旋风踢一身正气哼/漂亮的  
回旋踢

我模仿周杰伦的动作在教室门前的空地上耍弄拳脚，外带青筋暴突口齿不清地大吼他的歌。尤其在“哼”的时候特别过瘾，觉得浑身血液直冲脑袋，头都要炸开了。胆

小的女生在旁边惊呼，她们好像一群晒谷场上受惊的麻雀。

茉莉在跳开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上，她的一只鞋子被甩在两米远的地方。茉莉坐在地上，可能摔疼了屁股，她的表情仿佛僵住了，眼眶开始红起来。唉，早晨来上学的时候我就取笑过她的红皮鞋。鞋面都磨成了白色，鞋跟也歪了，一个搭襻坏了，走起路来一拖一拖。

那些疯丫头止不住笑，茉莉却坐在地上起不来，我更不好意思上去扶她。这种动作我可做不来。

这时候，破旧的校门口闪过一道明黄色的影子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，她已像一阵风吹到了茉莉跟前。她伸出一只嫩白的手，将茉莉拉了起来。她俯身帮茉莉拍拍衣服上的灰，又将甩在地上的鞋子捡起来，帮茉莉穿上。我们在旁边傻傻地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眼前的她，好标致、好爽净。她站在这里，好像一个梦；好像灰扑扑的沙漠上开出一朵水灵灵的花。

一身明黄色的紧身衣裤，一双红色的低帮镂空小短靴，瀑布一样的顺滑黑发一直垂到腰际，耳朵上垂两个大大的耳坠子。吹弹得破的鸭蛋脸、高鼻梁，一双水秀的大眼睛，眸子是浅浅的褐色，身后背着一个半人高的黑色的大琴盒。

我呆立在一边，可心里一下子对她生出亲切。

小同学，我找你们学校的戴校长，请问他在哪里？

她的声音也好听，像悬在窗上的风铃。她的咬字像张

柏芝，带着一股子外国味。

我知道！我立刻回过神。我领你去！说着，赶紧把脏兮兮的手往衣服上蹭。

她搀着我的手去找戴校长，我们走过嬉闹的破走廊，我冲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做鬼脸。我讨厌一个人去见校长，不过今天不一样。

她问我叫什么。

我说我叫毕小胜，外号必胜客。

她笑了，露出珍珠贝一般好看的牙齿。

我叫苏翘。她说。

苏——翘。我重复了一遍她的名字。

对，真聪明。她还是笑。

戴校长迎了出来。我赶快溜，我不想和校长说话。我往回跑着，跑过油漆脱落的走廊，跑过他们投射过来的羡慕的目光，我的心脏仍旧在突突地跳。

### 3

星期一下午第二节是校会课。

我们在屋顶很高的房子里打闹。这里原来是车间，空气里残留着机油的味道。我还曾经在角落里捡到过很多金属的边角料。妈说这可以卖钱，我便带了回去，扔到了宝贝山上。我还用里面的一些小零件做成手枪，像真的一样。